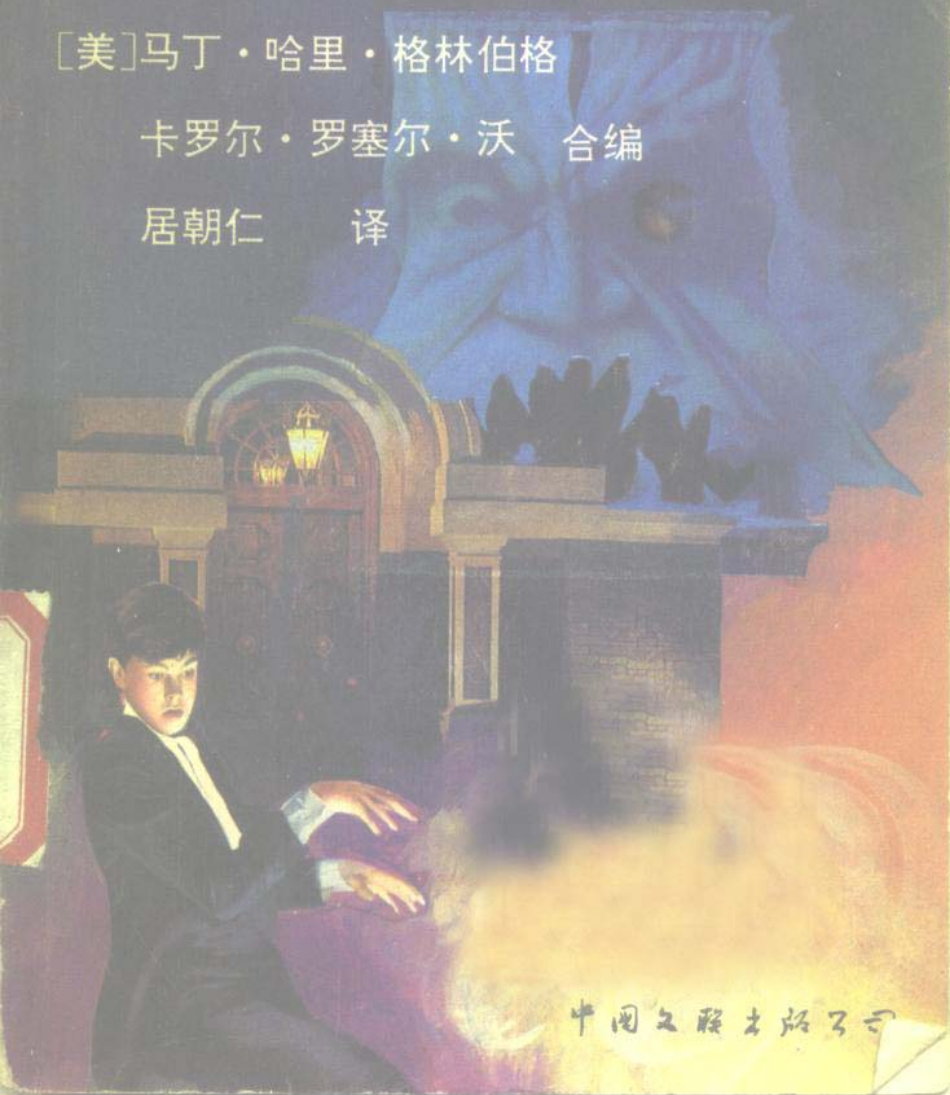


# 鬼室与阴影

[美] 马丁·哈里·格林伯格

卡罗尔·罗塞尔·沃 合编

居朝仁 译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# 鬼室与阴影

[美] 马丁·哈里·格林伯格  
卡罗尔·罗塞尔·沃 合编

居朝仁 译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The New Adventures of  
SHERLOCK HOLMES

---

Carroll & Graf Publishers, Inc.

1987 New York

鬼室与阴影

〔美〕马丁·哈里·格林伯格 合编  
卡罗尔·罗塞尔·沃

居朝仁 译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（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）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\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2插页 288千字  
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3,700册

\*

ISBN 7-5059-1173-2/I·850 定价：5.40元

# 序 言

已故的亚瑟·柯南·道尔先生，是歇洛克·福尔摩斯的创造者。从一百年前在《1877年比顿圣诞年刊》首次发表《血字的研究》开始，亚瑟·柯南·道尔创作了四部长篇小说和四十六个短篇故事。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年，全世界都为歇洛克·福尔摩斯而神魂颠倒。歇洛克·福尔摩斯很快就成了未来的许多多卷本侦探小说的出发点，而且，他至今仍然是比照当今文学中那些经过深思熟虑的侦探的最终楷模。这本新的歇洛克·福尔摩斯故事集，由英国和美国的著名侦探小说家们撰写，是当代大师们对亚瑟先生的技艺表示敬意的前所未有的形式。其委托与编辑，都得到亚瑟先生的女儿、他的仍然健在的继承人琴·柯南·道尔夫人的准许和赞同。

乔恩·勒伦伯格仅为

琴·柯南·道尔代笔

# 目 录

DP85/28

## 序 言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恐怖的机械.....   | ( 1 )  |
| 最后的干杯.....   | ( 29 ) |
| 鬼 室.....     | ( 48 ) |
| 新带斑点的带子..... | ( 90 ) |
| 信.....       | (111)  |
| 那个女人.....    | (127)  |
| 阴 影.....     | (155)  |
| 绑 架.....     | (195)  |
| 一幕反常的喜剧..... | (219)  |
| 两个男仆.....    | (226)  |
| 小松饼.....     | (253)  |
| 费解的电脑.....   | (279)  |
| 固执的射手.....   | (295)  |
| 杰克造的房子.....  | (328)  |
| 博士的案子.....   | (393)  |
| 译者后记.....    | (440)  |

## 恐怖的机械

有时，我的朋友和伙伴歌洛克·福尔摩斯，并非不能相当出色地拉拉提琴。但现在，他拉的调子既忧郁，又犹豫不决，好象在用一件锐器刺激着我的神经。

我放下我的《泰晤士报》。“福尔摩斯，你必需拉这种反来复去的调子吗？”

“正是在这种反复中，我希望能找到某些类似秩序和意思的东西。”他说。他保持着他那高傲的、鹰隼一般的侧影，把提琴往他狭窄的下巴下塞一塞，夹得更紧。尖锐刺耳的声音一如既往，当然，比以前更尖厉了。

“福尔摩斯！”

“很好，华生。”他微笑着，一面把提琴放回琴盒里去。然后，他倒到我对面的一张高背椅

---

\* 约翰·卢茨，美国当代侦探小说家。

里，将他的陶制烟斗装满烟丝。他的样子象一个正受到惩罚的被宠坏的孩子，再也得不到那张叫人垂涎三尺的碎肉馅饼了。我知道，在提琴上找不到安慰之后，他走得更远了。我应该承认，我为我自己对他的苛刻感到忏悔。

当他以顾问侦探的资格进入狩猎者的角色的时候，没有人比福尔摩斯更能为兴趣所激动。一旦他一连几周得不到案子，地平线上又没有一个委托人出现，那时，他就变成了另一个人：呆若木鸡，了无趣味。自从成功地了结了那桩两次失去踪迹的案子以来，差不多已经过了一个月了。

突然，福尔摩斯把头抬向一边，就象一只鸟，正蹑手蹑脚地接近猎物。我们门外的台阶上响起笃笃的脚步声。从下面飘来赫德森太太的愉快的噪音，及随之而上的轻快的、有节奏的脚步声。一个人的声音反映了她的愉快心情。照我们看来，这两种声音都够响亮的。

“有人来访，华生。”福尔摩斯话还没说完，门就被结实实地敲了一下。

我站起来，穿过零乱的房间，打开房门。

“埃奇维克先生拜会福尔摩斯先生。”赫德森太太说后，便悄然退下了。

我将埃奇维克引进房内，并请他坐在我刚才读《泰晤士报》的那张椅子上。他高大、清秀，三十五、六岁上下，穿一套剪裁入时的花格呢西服，一双擦得锃亮的长统靴，只是靴底上沾着一些微红的泥巴。他有一头精心梳理的淡黄色的头发，一副清一色的浅色髭须，也用发刷仔细整理过。他带着一脸苦恼的表情，朝上看着我，说：“福尔摩斯先生吗？”

我笑了。“您刚从诺斯沃德来，”我说，“尚未结婚，但已经挂念着一位娟好美妙的女士。”

福尔摩斯也笑起来。“令人吃惊，华生。请告诉我们，你干吗这么说。”

“当然。埃奇维克靴子上的沾土，主要是在诺斯沃德发现的。他没戴结婚戒指，因此他尚未结婚。而既然他面目俊美，又明显陷于个人悲戚之中，有一位年轻女士卷进来的迹象，就再清楚不过了。”

福尔摩斯眼中掠过一丝笑意，朝埃奇维克先生飞快地瞥了一眼。我的透彻分析，似乎将埃奇维克先生弄得有点儿张惶失措。

“实际上，”他说，“我结过婚了。我的结婚戒指送给珠宝商改形去了。我到这里来只与一位女士间接有关。而且，我多年未到诺斯沃德去了。”

“您坐来的出租马车，显然载过刚从诺斯沃德来的旅客。”福尔摩斯说。“就象马车停在台阶下等您回去一样，泥巴在这种温暖的天气里会干的。”

我承认我的嘴巴一定和埃奇维克先生一样，都张开合不拢了。“福尔摩斯，你究竟怎么知道他吩咐出租马车等他？你离窗子很远。”

福尔摩斯反手挥了一下，伸开他的长手指。“如果埃奇维克先生没有去过诺斯沃德，华生，他的最合乎逻辑的安排，就是中途从出租马车的底板上沾上了这种红泥巴。”

埃奇维克朝前挪了一挪，十分好奇。“但首先，您怎么知道我坐出租车来，并且吩咐车夫在下面等我？”



“您的手杖。”

当我看见埃奇维克重新坐回原位时，我耸起了双眉。

“手杖怎么啦，福尔摩斯？”

“许多带手杖的人，都习惯于把手杖随意斜搁在出租马车上。埃奇维克先生的手杖头，就这样在他的右靴尖上留下了一个圆印子。软皮上依旧保留着压痕。因为他没有带手杖，而他在楼梯上的脚步声又不象拄着手杖，这表明他未带手杖上楼，把手杖留在起居室外。根据这一点，我可以推断他将手杖留在出租马车上了。既然他根本不象是个漫不经心的人，或者是一个拥有无数根手杖的人，这总要使人想到他已吩咐出租马车等候他了。”

埃奇维克看上去很高兴。“噢，好极了！仅从一双靴子就得到这么多！”

“雕虫小技，”福尔摩斯厉声说，“而且不是建设性地使用。”当他用自己的精瘦的手指搭出一个帐篷、并从上面瞅出它时，他又慢慢地笑了。现在，他的眼光坚毅果断，敏锐集中。“但我想，您怕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让我一显身手。”

“哦，正是这样。啊，我叫威尔逊·埃奇维克，福尔摩斯先生。”

福尔摩斯用手臂朝我这一面划了一个大圆圈。“我的伙伴，华生博士。”

埃奇维克朝我点点头。“是的，我读过他描述您的一些传奇。我之所以来此，是因为我想您也许能帮助我——实际上，确切地说，是帮助我的弟弟兰登。”

福尔摩斯向后靠到他的椅子上，半眯起眼睛。我知道，他这种样子并不是沉沉欲睡，事实上，他正在捕捉那些可能使他茅塞顿开的每一点现象，接受一些有关的，抛弃那些不相干的。他极端警觉。

“同我们谈谈情况，埃奇维克先生。”他说。

埃奇维克瞥了我一眼。我点头怂恿。

“我的弟弟兰登曾与米莉森·奥尔兹博尔特定了婚。”

“奥尔兹博尔特军火公司吗？”福尔摩斯问。

埃奇维克点点头，并不奇怪福尔摩斯如何知道奥尔兹博尔特的名字。奥尔兹博尔特股份有限公司，是军队轻武器的一个主要供应者。实际上，我为女王陛下服役时，在我的部队里，我就打过奥尔兹博尔特左轮手枪。

“婚期曾定在明年春天，”埃奇维克继续说，“那时兰登和我自己将在经济上富裕起来。”

“因为什么发财？”福尔摩斯问道。

“我们是发明格林机枪的理查德·格林的英国代理人。”

我不能不问道：“那究竟是什么武器？”

“这是一种可怕的机械。它用一个弹膛与许多枪管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当枪管转动，以很高的速度连续相继发射时，子弹用一个长的子弹袋送进弹膛。射手只需要一般的瞄准，用一只手转动枪柄，用另一只手压动扳机。据说，格林机枪每分钟几乎能打一百发子弹。美国印第安人战争中，曾使用过这种机枪。在战场上，它曾大显神威。”

“好极了，福尔摩斯先生！”埃奇维克说。“我看您非常了解军队的武器。”

“它简直是一个魔鬼的器械。”我说，一面想到那些转动的枪管正吞吐着人与动物的死亡。

“战争本身就是恶魔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根本不是游戏。但继续说吧，埃奇维克先生。”

“兰登和我曾住在伦敦以北的阿尔弗通镇上的克纳夫王子旅馆里，以便接近奥尔兹博尔特庄园。您知道，我们曾努力向克莱夫·奥尔兹博尔特爵士，兜售为英国军队制造格林机枪的计划。机枪已通过了一切试验，而克莱夫爵士曾出了一个价钱，我相信美国厂主是可以接受的。”

福尔摩斯噙起他的薄嘴唇，沉思着，然后说：“您说话老是用过去时，埃奇维克先生。似乎您弟弟的婚礼已经被取消了。似乎，现在奥尔兹博尔特股份有限公司，已不再对您的杀人如麻的机枪感兴趣了。”

“这两个计划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打击，福尔摩斯先生。您知道，昨天夜里克莱夫爵士被谋杀了。”

我因为震惊而屏息敛气。但福尔摩斯向前斜倚在他的椅子上，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件有趣的案子，似乎有点高兴。

“噢！怎么谋杀的？”

“他很晚才一个人坐四轮马车，从克纳夫王子旅馆回家，后来就被枪杀了。昨天晚上，一个村民听见响动，今天早晨，他找到了克莱夫爵士。”

福尔摩斯的鼻孔当下抖动了一下。“声音？”

“速射枪，福尔摩斯先生。子弹打得很快，有节奏，是

连发的。”

“格林机枪。”

“不，不。那是奥尔弗通警察局长的说法。但我们为示范而使用的机枪已经收清了，而且没有再打过。我发誓是这样！当然，地方警察和村民们，都说是兰登杀死克莱夫爵士之后收起机枪的。”

“您弟弟因为他未来岳父的谋杀案，被逮捕了吗？”我惊讶地问道。

“是的！”埃奇维克非常激动地说。“他被拘留后，我就匆忙跑到这儿来了。我想，只有福尔摩斯先生能够纠正这种误会。”

“您弟弟兰登，有谋杀他未婚妻父亲的任何动机吗？”

“不！完全相反！克莱夫爵士的死，意味着格林机枪生产权的购买被取消了。当然，兰登和米莉森的婚礼，也同样被取消了。可是……”

福尔摩斯等待着，他的身体纹丝未动。

“可是，福尔摩斯先生，那个村民在旅馆里描述的声音，可能正是格林机枪有节奏的、嗒嗒嗒的射击声。”

“但您说，您曾仔细检查过，并且最近它不可能射击。”

“噢，我愿对此起誓，福尔摩斯先生——虽然可怜的兰登乐意做这件好事。”

“或许是另外一支格林机枪。”

“英国不可能有第二枝枪，福尔摩斯先生。您可以相信

我。我只是在上一周，才带着这支枪横渡了大西洋，而格林先生知道他所有枪支的去向。不言而喻，先生，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。如果落到邪恶人的手里，它就要威胁国民的生存了。它会改变战争的性质。那末，当然不能对它等闲视之。”

“克莱夫爵士被打了几枪？”福尔摩斯问道。

“七枪。大口径的子弹穿透了胸膛，好象是由格林机枪打出来的。乡村医生取出了两颗没有穿透克莱夫爵士的子弹，但它们在撞击骨头时变形了，因此，量不出它们的精确直径。”

“我懂了。一切都很吸引人。”

“您愿意立刻就去阿尔弗通，并决定可以为我的弟弟做些什么吗，福尔摩斯先生？”

“您说克莱夫爵士被打了七枪，埃奇维克先生？”

“我说过。”

福尔摩斯突然从高背椅子上站起来，象是被垫子上的弹簧刺了一下似的。“那么，华生和我下午将乘火车去阿尔弗通，并在克纳夫王子旅馆与您见面。现在，我建议您回到您弟弟和他的未婚妻那儿去，那里无疑非常需要您。”

由于得到宽慰，埃奇维克舒展地笑了，站了起来。“我要很好地报答您，福尔摩斯先生。兰登和我，要倾其所有。”

“我们要讨论所有最近的事，”福尔摩斯说，把一只手放在埃奇维克的肩膀上，并引他向门口走去，“同时，请告诉您弟弟，如果他清白无辜，他无需担心，而且他一定会比刽子手活得更好、更长。”

“我一定转告他，福尔摩斯先生。我相信，这会给他带来安慰。二位再见。”他走出门外，突然很快转过身来，又说道：“谢谢您，福尔摩斯先生！为我，为我弟弟，谢谢您！”

福尔摩斯和我站着，倾听着他走在楼梯上的由大而小的脚步声。

福尔摩斯分开窗帘，从后面看着我们的来访者出现在贝克街上。小贩的吆喝声和马蹄声，与伦敦的那股刺鼻的气味一道飘进屋来。“一个极端不幸的年轻人，华生。”

“确实，福尔摩斯。”

由于高兴和激动，他搓着他的双手。对他来说，这种情形在一刻钟之前是完全不可能的。“如果要赶上下午去阿尔弗通的火车，我们必须收拾一下，华生。”他的瘦削的脸庞转眼又渐渐严肃起来。“我建议你带上服役时用过的手枪。”

我完全同意这样做。一个贵族，在他从旅馆回家的路上被打了七枪！在这样的地方，任何可怕的行动都可能发生。

克纳夫王子旅馆离阿尔弗通车站很近，恰好在城区边上。这是一幢很大的都铎式建筑。大石头围砌的烟囱高高耸立，下面是用石板铺成的陡峭的屋顶。

几个地方上的主顾，坐在一些小木桌子旁边。当一个虚弱、白晰的女人，一颠一簸地把我们带到桌边时，一个男人正在调酒。他脸红红的，象牛肉一样；宽脑门上正在变稀的有些俗丽的短发，朝后梳得油光水滑。

福尔摩斯寻视周围的时候，我定下了一套舒适的房间。有一个年青人坐在附近一张桌子旁，看上去郁郁寡欢，仿佛离自己的杯子十分遥远。两个老手坐在另一张桌子边赌酒，兴味正浓。其中一个长着一副红红的葱头鼻子，另一个人则有一张机警、阴沉、瘦削的脸。另外三个象是在田地里干活的中年人，萎靡不振地坐在第三张桌子周围；他们停止了谈话，温和地打量着我们。

“好了，您是福尔摩斯先生，著名的大侦探，”研究了我填写的旅客登记簿后，那个叫比奇的红脸酒店主人，怀着敬意对福尔摩斯说。“或者，我的猜测完全错了。”他的呼吸中酒气熏人。

福尔摩斯点点头。“忝享其荣。”

“模样全象您在《每日电视报》上刊登的照片。”

“它们显然没有美化我。”

比奇湿润的眼睛滴下泪来。他用手背猛地一擦，擦掉泪珠，说：“话虽这样说，不用侦探，也知道您干么上这儿来。”

“确实如此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一件悲惨的事情。”

“可不是吗！”比奇的脸变得更红了，蓝色的血管，在他的太阳穴上激烈地跳动起来。他的眼里，闪过一道共谋大事的狡黠的光芒。他很响地吸了一下鼻子，又用手擦了擦泪水模糊的眼睛。“我们在这儿都听见了，福尔摩斯先生。我们在旅馆里的这些人，就是谋杀的证人。”

“您怎么看？”福尔摩斯问，非常感兴趣。

“昨天夜里，先生：当我们听到那支可怕的枪杀死他

时，我们就象现在一样站在这儿。”

“是格林机枪吗？”

“没错。”他向前斜着身子，用他已经弄脏了的围裙，擦着他那双有力的、方方正正的大手。“一种‘嗒嗒嗒’的声音。”他描摹那连发枪射击的声音时，唾沫乱飞。“是的，我们以前听过这种枪声，所以立刻就知道这种声音，先生，但声音不是从那个方向来的。”他朝北方摆摆手。“早晨，英格拉哈姆·科德尔，走北边的大道去克莱夫勋爵府上看望他。他看到的却是勋爵的那匹灰色的去势大公马，和勋爵坐着到城里来的那辆漂亮的双套马车。另一匹去势公马不知怎么解掉了套绳，就站在旁边。勋爵自己倒在马车里死了。满身窟窿，福尔摩斯先生。一共有七个枪眼！”

“我也听说了。这儿还有什么人听到这种‘嗒嗒嗒’的声音吗？”福尔摩斯出人意料地竭力描摹着那种枪的射击声。

“我们三个人都听到了。”坐在那张桌子旁边的几个农民，有一个大胆地开口说道，声音又高又亮。“那声音正象比奇先生所说的那样。”

“那是几点钟。”福尔摩斯问。

“看迹象是十一点半。”比奇说。“正当可怜的克莱夫子爵喝完他习惯喝的一点黑啤酒，离开这儿大约十分钟的光景。”所有的顾客都表示赞同。

那个独自坐在一张桌旁的年青人，盯着我们。他的样子，并不象我所设想的那样，是由于喝酒而变得不自然。这使我感到吃惊。骨肉均匀、结实的脸上，那一双灰色的眼睛非常



清澈；颌部的线条刚毅坚实，鼻子和颧骨强壮有力。“他们大概是说，”他说，“他们已把谋杀克莱夫爵士的凶手铐起来了。”

“先生，您是？”福尔摩斯问道。

“他是罗比·斯迈思，”比奇插嘴说，“他的蠢事就是汽车。你们能够想象这种事吗？”

“真的？”福尔摩斯说。

“是的，先生。我有两辆正在改进的汽车，我希望马上成批生产，并大量出售，福尔摩斯先生。十年之内，每一个英国人都将驾驶一辆。”

我不能控制自己。“每个人？马上打赌。”

福尔摩斯笑起来。“不是你，华生，不是你，我来打赌。”

“年轻的罗比，特别希望看到公正的处理。”比奇说。

“他与克莱夫爵士最小的女儿菲碧，订过婚了。”

“现在订的婚？”福尔摩斯说。“那么，毫无疑问，您认识埃奇维克兄弟。”

斯迈思点点头。“我认识他们俩，先生。”

“那您说兰登·埃奇维克会干出这种事儿？”

为着回答，斯迈思似乎深深地陷入自我观照之中。“我想，在某些境况下，我们都会杀死我们所憎恶的人，这话确实不假。但是没有一个人有理由憎恨克莱夫勋爵。他虽然严厉，却是一个仁慈的、和蔼可亲的人。”

“问题是，”比奇说，“只有埃奇维克兄弟懂得，而且接触过格林机枪。据法而论，我说那个兰登·埃奇维克，就